

# 南王庄还愿碑记： 诚敬之心与神佑之福的诠释

□ 宗世强 文/图



城东曲沟地方南王庄还愿碑（前）。

城东曲沟地方南王庄还愿碑立于红门宫北盘路西侧小碑林，碑帽厚44厘米、高22厘米、宽82.5厘米，碑身高145厘米、宽66厘米、厚18厘米，碑首题“流芳百世”四字。此碑立于清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其文为：

感应之事，儒者弗道，恐其近鬼神而流于谄也。然而惠吉逆凶之理，千古不刊，此亦有说。盖神之灵，不灵于神而灵于人之心中，凡人事神之心，无不诚敬，既诚且敬，则无为不善，自惠迪而吉矣。《书》曰“罔不祗肃”，《诗》曰“小心翼翼”，此真事神之道哉。若屑屑于酒醴黍稷之间，抑末矣。南王庄往年有寇灾，避之未及，贼匪猝至，四面围攻，村人结团出死力拒之，鏖战终夜，黎明贼始引去。当时，既无土圩可守，亦无器械之备，众情惶惶，势甚危迫。乃共虔诚祷于泰山之神。既而果蒙庇佑，合村安全，此固一念之诚可格幽冥，亦由此村旧称仁里凡百所，为无不惠迪，故神降之福耳。自是之后，土圩既成，贼匪数至，屡有斩获之功，绝无荡摇之恐，莫非神力之默佑也。有刘景尧、纪桂庭、刘希黠者，倡率村众，虔奉酒醴冥资，仰答神庥，其诚敬之心，神明应亦鉴之。吾尤愿村人，常存此事神之心，以推之于

事为之际，将无事不禀，陟降之思既无时不获惠迪之吉矣。神之福汝岂有既哉。

乙卯科举人、候选知县梁余亭沐手敬撰。

邑庠生梁子立沐手敬书。  
旧口、王林坡、洼里庄、辛庄、曲沟店、油房村、小马庄、留送、沟头庄、五里井、北王庄、山口、燕家庄、岳家庄、姚家庄、侯家店刘景尧等176人，各村庄四百、一千、一千八不等。石工：刘口文、刘清海全立。

皇清同治捌年，岁次己巳桐月上浣吉旦。

碑文大意：关于感应之事儒家学者通常不谈论，唯恐其接近鬼神之说而无人相信，然而福吉祸凶的道理千古不更改，这其中也是有缘由的。大抵神灵佑护灵验于祈祷者的心念，凡人尊崇神灵的心念无不是真诚恭敬的，既然如此就不会做非善之事，自然会遵循正道而获得吉祥。《尚书》中说“无不恭谨严肃”，《诗经》中说“做事小心翼翼”，这才是尊崇神明的正道，如果只是追求高档次祭品（而不是真诚尊崇），那就是舍本逐末了。

南王庄往年遭遇过匪袭灾祸，贼匪突然而至，乡民来不及躲避被围在村里，自发组织拼死抵

抗，与贼匪整夜激烈交战，直到黎明贼匪才撤退离去。当时，村里既没有土堤可守，也没有准备好的器械可用，形势极其危急之时，全村村民（一边奋力抵抗一边）向泰山之神虔诚祈祷。不久，在村民精诚团结拼死抵抗之下，加之又有神灵庇佑，全村得以安全无恙，这固然是全村村民团结奋战的结果，也是他们的真诚祈祷感通了神灵，更是因为此村向来被称为仁厚之乡，村民日常所作所为都符合正道，所以神灵才降下福祉。

从那以后，村民迅速修建了围村土堤（准备了器械），贼匪多次来犯，村民屡屡破之，再也没有动荡不安的恐惧，这莫非都是神力在暗中护佑，有刘景尧、纪桂庭、刘希黠等人，组织村众供奉美酒和香纸元宝，虔诚地报答神灵庇佑，他们的诚敬之心神明也应当能明察。我希望村民能长久存着尊崇神灵之心，将其推及到日常行事之中，这样就会如神在天事事敬畏，如此必定常获遵循正道的吉祥，神灵的福泽怎么会有穷尽呢。

“城东曲沟地方”即现今泰山邱家店镇前曲口店村、后店村一带区域。碑文中“南王庄”则位于泰山邱家店镇。

碑文开篇，撰写者娓娓道

来，神灵的灵验并非来自虚无缥缈的神力，而是源于人心的诚敬，这种观点巧妙地将宗教信仰与道德实践进行了结合，当人们以虔诚之心面对神灵，本质上是在约束自我、践行善道，《尚书》的“罔不祗肃”与《诗经》的“小心翼翼”，正是对这种诚敬精神的经典诠释，撰写者指出，诚敬不是流于形式的祭品供奉，而是发自内心的道德自律。

继续读文，泰安城南王庄与匪患斗争的故事跃然而出，令人心生激动、荡气澎湃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匪患，村民在绝境中迅速团结、奋力抵抗，同时祈祷泰山神灵佑护，最终化险为夷。由此揭示，一方面，“一念之诚”凝聚了全村的信念与力量，使他们在生死关头团结一致；另一方面，村庄素有“仁里”之名，村民日常行事合乎善道，这才获得“神降之福”。如撰文者所言，诚敬之心与善行义举相辅相成，共同构筑起抵御灾祸的精神和行动力量，此后村民修筑土堤、屡战屡胜。

古碑静默，字字千钧，告诉我们诚敬不是迷信盲从，而是道德自觉的体现，唯有以诚敬之心立身，以向善之行处世，方能行稳致远。